

# 新党的国家认同

陈 孔 立

最近,新党有人提出“一中两国”的主张,也有人加以反对。主张者认为“唯有这项政策才能化解两岸现有僵局”,并强调这是“新党中国政策的主流意见”,是“新党自创党以来的中国政策”;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不成熟的,“一中两国”就等于台独,将让新党面临崩溃。这里涉及新党的国家认同问题。所谓国家认同,是属于主观信仰的范畴,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立场,它指的是公民对其所自我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动的认同,通过凝聚感情和政治意志的表达,愿为爱护和维护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新党的国家认同究竟怎样?有必要加以剖析。

## 创党初期的统派色彩

在新党创党时的宣言中,有这样的主张:

“一、壮大中华民国,保障台海安全是最高准则。二、三党合作一致对外,相互监督,避免台湾被出卖,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在第二点之下,有“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重回国际舞台;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利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等具体内容。

1995年10月公布的政策白皮书中有关“两岸关系及大陆政策”中提出:“台湾及大陆都是中华锦绣河山,凡我炎黄子孙皆应予认同”;“我们虽然主张统一,但绝不主张急统。统一可经由海峡两岸交流的增强、互信的增加、制度的调整、及时间的磨练,以和平方式逐步达成,必要时由我们的下一代来亦未尝不可”;“如果中共未来放弃共产极权体制,在台湾绝大多数民意支持的前提下,可进行民主的谈判”;“两岸跳脱主权争议的框限,以邦联制作为过渡的形式,逐步走向联邦制”;“两岸签署和平协定”,等等;并提出了不少具体作法<sup>①</sup>。

早期新党的一些主要人物也分别表示:“应当主动找中共谈判,打开台湾外交困境,形成中华经济圈,作为台湾的人为安全屏障”<sup>②</sup>;“坚持中国统一,前瞻性的大陆政策,开放直航,与中共直接谈判,以打开外交困境”;“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等主张。

正因为新党提出如上“促进两岸和平,追求国家统一”的主张,给人以“一个中国,反对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台独,反对分裂”的鲜明形象,特别是声称要“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这在当时是三党中最激进的主张,因而人们认定“新党是不折不扣的统派政党”<sup>③</sup>。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党时常强调的是“壮大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万岁”“给中华民国一个机会”“一国多席”“邦联体制”等等。正如他们在说明台湾三个政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区隔时所指出的,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民进党主张“新兴独立之台湾国”;而新党则“坚持中华民国之国际地位”。“中华民国”是新党的国家认同,这一点,在建党初期往往被一些人所忽视,而只注意到它主张的“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一面。

## 淡化与强化

新党建立不久,就受到台湾一些与它相敌对的力量抵制和攻击。当时,新党被说是“投降主义”“中共同路人”“台奸”“外省党”“卖台集团”“老国民党的余孽”。还有人说新党是“政治乱源”“旧党”“能哭会叫的怪异连线”,并且预言新党将在“三年内被淘汰”,而且是“老 K 新 K 同归于尽”。

当时新党的力量还相当有限,“外省党”“都会党”的色彩还无法摆脱,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它不得不退缩。淡化统派色彩、突出反共立场、降低反台独声调,都成为新党的“务实”的表现。

一、淡化统派色彩。在 1994 年选举时,新党重申反金钱、反独裁、反台独,并且以“中华民国的捍卫者”的姿态参选,以此与国民党、民进党区隔开来,借以吸收“统派”认同者的选票,但又怕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于是加上了“反共”的鲜明诉求。而当他们在“问政说明会”中提出李登辉的“台独时间表”时,还被说成“与中共唱和”,“保卫中华民国”布条也被扯下,甚至有人叫嚷“新党滚回大陆去”。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更加淡化了统派的色彩。有人提出“促请新党与中国共产党绝对划清界限”。1995 年 11 月,新党所公布《大陆政策白皮书》,强调“维持台海现状”,“统一,但不急统”,“催化大陆内部民主”,要到“中共放弃共产极权体制”之后,才进行“民主谈判”。他们还和民进党人谈“结盟”,赵少康表示:结盟要成功,新党和民进党就先要有“统独摆一边,公共政策优先”的共识。于是,新党与民进党实现“大和解”,要结合在野势力,“共同面对解决中共威胁”以及黑金、司法等问题,“双方同意将统独争议束之高阁”<sup>④</sup>。在“维持现状”“台湾优先”“避免台湾被出卖”“统独摆一边”等等口号下,新党自行淡化了统派色彩,难怪连民进党人也认为“可见新党的统派主张仍保留很大的弹性”。1996 年“国发会”时,新党处于两难的局面,有人指出:新党不认同李登辉的独台,又不敢(不愿)喊统一,最后只好退会。

今年以来,新党在统一问题上又有以下的表示:新党政策委员会认为民进党与中共的接触可能公开,未来新党对两岸问题的“主导权”势将降低;“统独争议”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从中心议题退却,不宜再以统独为主要诉求点,而改为关心小老百姓、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心议题;国民党中有人将主张与新党接触,召回新党<sup>⑤</sup>。当民进党举行“中国政策大

辩论”时,王建煊表示,“新党认为两岸应维持现状”,不过他还加上一句:“但统一是最高目标”;而姚立明则十分欣赏民进党的做法,他主张各党派的大陆政策应如民进党四个派系一样,虽然技术不相同,但大方向一致<sup>⑥</sup>。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新党为了现实的利益,将进一步淡化统派的色彩。新党中的某些人还期待着由国民党“召回”他们,而另一些人则同意民进党的主张,因为新党和国民党、民进党在大陆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有人指出,“过去新党在党纲中主张三通,促进两岸全方位交流与对话,以建立台湾安全机制;如今新党欣赏许信良的大胆西进和施明德的‘犬华国协论’,新党和两者的实质主张与策略,其实并无二致”<sup>⑦</sup>。这样,能不能把新党称为统派,便成为问题了。

二、突出反共立场。在创党初期的组党宣言、政策白皮书中,没有出现“反共”的主张,似乎新党与大陆对抗的意愿最低。但是成立几个月以后,为了避免被称为“中共同路人”,他们很快就避谈统独,而强调反共,强调所谓来自大陆的“红色危机”,并且表示与大陆对话的目的是,退可保护台湾,进可影响大陆。1995年2月,新党提出所谓“大陆政策五原则”,表示要“主动出击,以小搏大”;“外交、两岸关系发展并重”;“任何大陆政策都不能忘记要以国防现代化为后盾”;表示了新党要与祖国大陆“对着干”的态度,这种敌对态度一直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发展。

有人指出,“新党领导人闻两岸关系而色变,总要在各个场合作出激烈的反共姿态,以避免人们以‘急统派’称呼他们”<sup>⑧</sup>。新党与民进党谈大联合,其前提是以中共为假想敌,一致对外。台湾媒体指出,新党盲目反共,处处不摆脱旧国民党的框框,比国民党还反共。为了摆脱同路人的标签,无共不反,疯狂到了反华的地步。

到了“台海危机”时期,赵少康指出,新党反台独,也反对中共用武。中共就象一个恶邻居,当岛内惹上中共,并引起中共入侵时,新党没有理由幸灾乐祸,当然会一起对抗恶邻居<sup>⑨</sup>。又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且新党也愿意和民进党做朋友”<sup>⑩</sup>。王建煊也明确地表示:在遇到外侮时,不管政治主张是统一,还是台独,都应联手对抗外敌,中共若以台独为理由对台动武,新党会奋力一战。“中共是什么好东西,来了还有命可活吗”?<sup>⑪</sup>又说:“我们不敌视大陆同胞,我们是敌视它的政权”。至此,新党公开表示要与中共为敌。当时台湾有人批评说,台独认定“反正我搞台独,你们(新党)还不是要陪我打仗”,吃定了新党。有人主张,新党应全力防止台独,不应和台独站在一起卷入战争。还有人责问:新党要保卫中华民国,一旦台独成功,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保卫台独。尽管新党一再表明自己是反台独的,但他们把反共先于反台独,其实就是保卫台独<sup>⑫</sup>。

最近,新党对反共又有如下的表示:周阳山在《新党的理念基础》一文中指出:新党坚持“文化中国”与“民主统一”的理念,反共反台独,批判中共的爱国主义、李登辉的独台政策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不受一国两制的羁绊,要形成新的“中华民主共同体”。坚持“宪政民主”与“自由多元”的原则,反对大陆的共产专制<sup>⑬</sup>。反共成为新党的“理念基础”,表现出他们敌视祖国大陆的政治态度。

三、降低反台独声调。在组党宣言中,新党批评民进党“不顾国家安危地玩着台独的把戏”,反台独成为新党的一面大旗。不过,有人指出,新党反台独唯一理由是中共武力攻

台。有人说,赵少康的逻辑是:“如果台独,中共就会攻打台湾,台湾打不过中共,因此台独会为台湾带来灾难”<sup>④</sup>。有人问道,如果中共不会武力攻台,新党是否反对台独?还有人指出,新党反台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捍卫两个中国,而两个中国则是李登辉的独台的核心和基础。

在淡化统一和强调反共的同时,新党反台独的声调也逐渐降低,在“统独摆一边”的主张下,统独的界限就模糊了,新党的活动与岛内其他政党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选举时偶而提及反台独的口号,以便吸引部分选票。有人指出,后李登辉时代即将来临,新党“保卫中华民国”的口号,已被纳入“台湾优先”的主流意识中<sup>⑤</sup>。当然并非全党如此,有一部分人始终是坚持反对台独的,不过他们反对台独的主张与活动,已经很难引起其他成员的兴趣和参与了。

今年以来,新党负责人周阳山等一再表明:“两岸关系应以台湾的立场”,“新党应回应台湾优先及本土化感情”,认为“光讲清廉、制衡、反台独已难吸引选民的兴趣”<sup>⑥</sup>。去年被新党开除的朱高正指出了新党面临的困境:“新党最大的危机是大目标模糊”<sup>⑦</sup>。所谓大目标,指的是从前新党靠反台独获取选票,而现在反台独已经淡化了,甚至出现“一中两国”的主张,表明新党,至少是新党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主张“先独后统”了。这样,他们的统派立场还能存在吗?

总之,新党的政策呈现了“淡化统一,淡化反台独,强化反共”的变化,其结果势必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有所反映。

## 与国、民两党的趋同

新党在两岸关系上表面上主张“一个中国”,但要求采取“一国多席,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让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在联合国中拥有一席”。后来主张“以小博大”,以武力为后盾面对大陆。但有时还要表示自己和李登辉有所不同。例如,1995年9月,王建煊批评李登辉所说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实际上是“台独的包装”。但是在1996年底的“国发会”上,当时“最大的争议点都在国家认同,中国国民党与新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则认为两岸为两个主权独立国家”<sup>⑧</sup>。结果新党与国民党都强调两岸关系应定位为“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新党特别说明“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并且表示“中共若坚持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我方应坚持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sup>⑨</sup>,仍然表现出对祖国大陆的敌对态度。不久以后,李登辉接见新党国代说,“我们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高层人士也说,只要新党不希望“中华民国”消失,两党不是没有合作空间。后来,在国民党负责人与新党负责人见面时,新党也表示:两党可在许多议题上合作,大原则不会改变。可见,对于新党的国家认同,国民党是可以接受的;两党在“大原则”上是可以合作的。接着,新党内部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权”的主张。

在上述一系列变化的基础上,原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新党中有部分人提出《新党大陆政策定位:“一中两国”》的政治主张,就不足为奇了。“一中两国”主张“一个中国,两

个中国人国家”，说是对外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内则是“两个主权平等的‘兄弟国’”。这个主张的要害在于“一中”是虚的，“两国”才是它特别要突显的主张。对于这个主张，新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同意者认为，这是代表新党的主流，“一中两国”提出者有新党“立院党团”和“国大党团”以及台北市议会党团的正副召集人，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反对者指出，“一中两国”连新党的基本立场都丢了，和吴安家(国民党)的“两个中国”相同；“一中两国”是先独后统，替台独铺路，和陈水扁(民进党)一样。这样，新党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有人认为，新党走向李登辉的“主流”路线，忘了自己姓统还是姓独；“一中两国”比民进党、建国党更独，它不仅主张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而且“越俎代庖，帮中共也定了位”。所以，民进党的沈富雄说，新党这个主张“其实和我们是一样的”。有些民进党人为“一中两国”叫好，陈水扁、林浊水都特别给予肯定和赞扬。也有人认为这表明新党内部出现了“务实的新主流”。

在这个问题上，新党的一些骨干成员态度还比较一致，表示反对“一中两国”，坚持“一个中国”。赵少康说：“连美国目前也不会接受是两个国家的构想”；“新党原先反台独，主张一个中国，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但在‘一中两国’的主张下，却跳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中间，变得比国民党还要独”<sup>①</sup>。全委会召集人周阳山也表述了新党对于两岸政策的几项基本原则和立场：“一个中国，主权不容分割”。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的。新党肯定“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一个中国，多元体制”“一个主权，两岸共享”。新党不能接受两个主权的说法，因为它和新党坚持的“一个中国和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是相悖的<sup>②</sup>。至于王建煊，他也表示“支持一个中国，捍卫中华民国”的立场永远不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像民进党那样进行辩论。

在克林顿访问中国，发表“三不”主张以后，新党提出“三阶段完成统一”的主张，即第一阶段，一而不统，两岸立即谈判，三年完成协商；第二阶段，统而不治，台人治台，透过经济文化力量逐鹿中原；第三阶段，复归于一，以台湾与大陆共同建立 21 世纪新中国为目标<sup>③</sup>。似乎新党对统一提出了新的设想，但是，有人指出，新党所谓“鼓励台湾逐鹿中原，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在两岸拥有对等地位后，继续共创新中国”的想法，是“虚无缥缈”的<sup>④</sup>。

显然，问题已经出现，新党内部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已经产生分歧，是否会引起更大的路线之争还有待观察，姑且不论“一中两国”在新党内部是否已经居于主流地位(附带指出，在 2 月底的新党“国大党团”选举中，主张“一中两国”者取得了胜利)，这毕竟是新党在国家认同上一个新动向，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新党的定位已经模糊了，是独是统，谁能说得清？新党内部认为过去坚持的“一个中国主权”面临挑战，主张把“一个主权，两个实体”改变为“两个主权”的邦联、联邦或国协，主张“新党应往回走一点”的人，恐怕并非少数。新党在国家认同上与国民党、民进党趋同的严重态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

## 政治心理与国家认同

新党在国家认同上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由于受到外来的压力,如被扣上“中共同路人”“台奸”的帽子等等,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政策;有的认为与“主流”趋同,是对台湾现实的务本务实的反映;有的认为新党的政策本来就是模糊的,以致政治性格过于善变。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要深入一步考察,则要从潜在的最深层、最复杂的社会意识——政治心理进行剖析。

根据政治学的理论,政治文化一般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政治心理是其中的表层和感性部分,政治思想则是深层和理性部分。所谓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的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从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来看,一方面,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治行为的个体形成一定的气质、性格、意志品质和传统习惯等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受到现实政治环境(包括各种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刺激”。政治心理是在这两方面的互动中形成的<sup>②</sup>。

根据上述理论来考察新党,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新党至今“并未形成体系式的思想(理论)”<sup>③</sup>,他们是以自己类似的政治心理来互相凝聚的。新党的成员和同情者多数人是国民党长期教育下成长的,其主要骨干原来就是国民党员,只是由于在政治理念上与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有明显的冲突,对李登辉联合民进党扫除国民党内的外省籍势力感到不满,而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另组新党,原来的意思就是新国民党。他们曾经以“正统的”国民党人自居,自认为是“捍卫中华民国”的顽强斗士。他们的政治心理与国民党有着极其深厚的关系。

从政治心理形成过程来说,他们长期受到反共教育,潜移默化,世代积淀,使他们的反共意识根深蒂固,他们以是否“捍卫中华民国”作为“自我”和“非我”的政治认同界限。在这种政治环境的长久作用下,“反共”“捍卫中华民国”这一类“冷战和戒严时期的口号”成为他们共同的政治感情。加上受到现实政治环境的“刺激”,增强了他们的危机意识,于是“反李”“反台独”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的政治动机。由于新党缺乏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指导,以上这些缺乏理性指导的政治心理便直接支配了新党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心理影响下,他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也就是他们的政治归属感,并从而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态度。

可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种主观的国家认同,与客观的现实政治及国家定位有很大的距离。这种口号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以至他们无法作出令自己信服的解说,使自己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一旦受到外来的“刺激”,就从“一个中国”退到“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这就与国民党完全相同了。而“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的一个,

是世界公认的国家,那么另一个也只能是国家了;既要“捍卫中华民国”就必然要承认它的“独立主权”,于是“两个主权”“两个中国”也就出现了。这样的发展看来是符合逻辑的。所以,“一中两国”的提出者之一的姚立明说道:“新党创党至今就是以‘一中两国’为其政策,只是没有明说”;“‘一中两国’是新党的党魂”<sup>⑧</sup>。当然不见得新党成员都同意这个说法,但它表明至少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理解的。

曲兆祥曾经批评“一个分治的中国”,他说:“我方一直不愿意正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以“一个分治的中国”作为大陆政策的目标,“那不等于明白的承认我们是在搞‘两个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政策”<sup>⑨</sup>。李炳南也曾批评《国统纲领》要求中共支持台湾在国际上之“生存空间”,他说:“若中共允诺,则台湾与独立国家渐趋无异,未必将坚持统一,故中共不愿允许”<sup>⑩</sup>。可是,曲兆祥、李炳南不但未能说服李登辉和国民党,而且他们也未未能说服自己,终于都走上主张“一中两国”的道路。这些事实说明,从“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很容易走向“一中两国”“两个中国”,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至于“淡化统一,淡化反台独,强化反共”,也是上述政治心理在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种自然的调整。“捍卫中华民国”必然要反共,当被怀疑是“中共同路人”时,更是极力表白自己的反共立场,“捍卫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无力统一时,必然把统一推向遥远的未来;当“捍卫中华民国”被认为是不认同台湾时,便也跟着高喊“台湾优先”“爱台湾”,而淡化了“中国意识”和反台独的色彩。

当然,并非所有的新党成员都已经具有同样的国家认同,因为在外界的“刺激”下,不同的成员会有不同的反应。新党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党只有高举统一的大旗,朝迈向统一前进才有希望”;新党应当成为两岸关系的沟通者、渐进统一的领航者和台商权益的守护者,成为唯一主张统一的政党<sup>⑪</sup>。新党应当以“反对台独,振兴中华”为己任。这一部分人士的统派色彩还是比较鲜明的。另一部分人则已经做好被国民党“召回”的打算,或是成为新党中的所谓“务实派”,跟着“社会主流价值”走,避谈统独,“以台湾本土化为依归”,以便争取选票。还有一部分人则坚持“捍卫中华民国”,梦想着下一世纪“中共政党解体”和“大陆的非共化”,叫嚷着“在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未来终将结束的前提下,思考21世纪两岸整体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课题”<sup>⑫</sup>。当然,这只是他们各自在口头上的表态,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新党究竟向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指出,新党的大陆政策与国民党、民进党已经趋同,实际上是独台政策,新党没有明天<sup>⑬</sup>。也是在几年前,有人则认为将来台湾只有两个政党,那就是民进党和新党,“国民党的非主流一定和新党联盟,国民党的主流一定和民进党合并”<sup>⑭</sup>。看来后者并非看好新党,而是有意把自己的对手估计得强大些。

现在,新党出现了危机,新党会不会成为“泡沫政党”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尽管人们关心的是新党在岛内各个政治力量的较量中采取什么策略,求得“复兴”,对于国家认同问题,似乎并不那么急迫。实际上这是涉及新党的基本队伍、社会基础以及新党在台湾政治光谱中的位置等重大问题。一些新党的友人无奈地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希望新党还不至于质变成附和于李登辉、民进党等分离主义的推波逐澜者”<sup>⑮</sup>。如果不幸一旦大原则、大

方向都趋同了,正如新党一些人士所担心的那样:“新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还可以想一想:“新党还有存在的可能吗”?

注:

- ① 《新党政策白皮书》,1995年11月。
- ② 台湾《中国时报周刊》,86期,1993年8月22~28日。
- ③ 廖雨辰等:《新党震荡》,第6页,希望出版公司,1995年。
- ④ 台湾《联合报》,1995年12月15日。
- ⑤ 台湾《新党通讯杂志》,1998年第1期。
- ⑥ 台湾《中华日报》,1998年2月14日。
- ⑦ 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2月16日。
- ⑧ 石之瑜:《新党与民进党“大联合”之解析》,台湾《海峡评论》,第61期,1995年1月。
- ⑨⑫ 李娟:《对新党成立两周年的建言》,台湾《海峡评论》,第57期,1995年9月。
- ⑩ 台湾《联合报》,1995年12月15日。
- ⑪ 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7月25日。
- ⑬ 周阳山:《新党的理念基础》,台湾《新党通讯》,1998年第2期。
- ⑭ 台湾《新新闻》周刊,398期,1994年10月23~29日。
- ⑮ 《一个更世俗化的新党》,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10月16日。
- ⑯ 周阳山:《新党挫败的检讨》,台湾《新党通讯》,1998年第3期。
- ⑰ 台湾《中华日报》,1998年3月10日。
- ⑱ 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12月26日。
- ⑲ 《新党对两岸关系的基本主张》,台湾《新党通讯》,1997年第1期。
- ⑳ 《新党的危机与转机》,转引自台湾《海峡评论》,第88期,1998年4月。
- ㉑ 台湾中央社,1998年2月24日。
- ㉒ 台湾《中时晚报》,1998年7月2日。
- ㉓ 台湾《中时晚报》,1998年7月4日。
- ㉔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308~3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㉕ 《再评新党的“家变”》,台湾《海峡评论》,第76期,1997年4月。
- ㉖ 台湾《中华日报》,1998年2月24日。
- ㉗ 曲兆祥:《想告诉李总统的真话》,台湾《新党通讯》,1997年第4期。
- ㉘ 李炳南:《由邦联与联邦论两岸统一之道》,台湾《新党通讯》,1997年第12期。
- ㉙ 冯沪祥:《新春开拓两岸新机运》,台湾《新党通讯》,1998年第3期。
- ㉚ 周阳山:《开拓新道路奠定新基石》,台湾《新党通讯》,1997年第10期。
- ㉛ 杨宪村:《民进党执政》,台湾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
- ㉜ 《台湾未来只有两党,专访许信良》,台湾《财讯》杂志,1996年第1期。
- ㉝ 《评新党“十人小组”的“一中两国”》,台湾《海峡评论》,第88期,1998年4月。

(责任编辑 林 劲)